



Ertong Wenxue

儿童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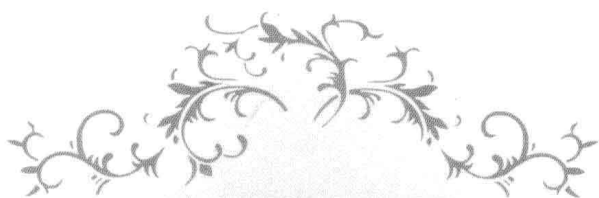
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

杨老黑作品精选

杨老黑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儿童文学

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

杨老黑作品精选

杨老黑 © 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杨老黑作品精选 / 杨老黑著. — 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4

(《儿童文学》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)

ISBN 978-7-5148-0139-2

I. ①杨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儿童文学 - 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7285 号

YANGLAOHEI ZUOPIN JINGXUAN

(《儿童文学》十大青年金作家丛书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徐德霞

责任编辑: 孙彦

插图: 光宇
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著者: 杨老黑

装帧设计: 春天书装工作室

美术编辑: 高煜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社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8

总编室: 010-64035735

传真: 010-64012262

发行部: 010-84037667

htt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h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中青印刷厂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开本: 660mm × 980mm 1/16

插页: 4

印张: 13.25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

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162 千字

印数: 15600 册

ISBN 978-7-5148-0139-2

定价: 20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350028)



自序 zixu

我的文学之路

杨老黑

我常遇到这样的提问：“你是一个警察，为什么弄文学，而且喜欢写小人书，到底为什么？”

对此，我一般避而不答，其实我很难说清楚。回想当初，我并不是刻意来弄文学的，似乎天生与文学有缘。我出生在一个名叫牛屎集的小镇，我家庄后有一个牛屎孤堆，那是一泡牛屎变的。古时候有一头金牛，屙了一泡金屎，金屎就疯长起来，要长成一座大山，太上老君眼见平地起山很是着急，甩起赶山鞭，一鞭将那座金山打下去啦，成了一个孤堆。后人很可惜这座没长成的金山，秦始皇时有个叫李斯的人在孤堆前出生了，他为了纪念这桩往事，发明了小篆，后人又在孤堆上盖座庙来纪念李斯。李斯庙在“文革”后荡然无存，只有一个门墩子传世，现就存放在我五叔家的后院里。再说太上老君那一鞭用力过猛，竟将鞭梢子甩飞了，剩下一个鞭杆子没有用，顺手插在了炼丹炉前，后人在炼丹炉原址盖了个太清宫纪念他老人家。太清宫离我家十里路，小时候走亲





自序

戚经常从其门前经过，就坐在那根鞭杆子下纳凉，鞭杆子长成了一棵大树，现在这棵树还很茂盛，屹立在一条河岸上，粗可三十人合抱，也不知几百几千岁了。

我就是这样一块神奇的土地上长大，自小调皮捣蛋，喜欢打架，爱听老人讲古。我常常缠住一位老人讲古，为了让他多讲几则鬼故事，偷偷在他的烟袋锅里塞上兔子屎，据说兔子屎可以使人与鬼神沟通，所言皆为鬼语。我肚子里的古多了，犹如壶满自溢，信口说来，如唱大鼓，吸引小孩成群，夜不归家，挤在麦秸窝里听我讲古，我因此赢得一个“瞎话篓子”的绰号。有一次父亲无意间听到我向小伙伴们瞎吹大城市的事儿，十分纳闷，因为我从未去过大城市，咋知道城市的事儿？父亲以之为奇，决心带我去一趟城市，让我见见世面。不久机会来了，当时父亲负责管理知青，因外调要去上海，就带我去上海。我从上海返回的消息不胫而走，附近村庄的孩子闻讯前来听大城市的故事，熙熙攘攘挤满了河坡，犹如逢大会。

我就这样懵懵懂懂读完小学，稀里糊涂念完中学，最后莫名其妙地考取了一个十分独特稀罕的学校——公安部警犬技术学校。学校毕业分配到阜阳市公安局工作，初入警界，业务不熟，空闲时间很多，闲得无聊，随笔涂抹写起故事来。当时也不懂投稿，随便寄给了《儿童文学》杂志，很快收到徐德霞老师的回信，她在信中充分肯定我在文学创作上的潜质，鼓励我多读书多写作，并大胆投稿。我将这封信拿给父亲看，父亲读着信，激动得手直抖，然后把这封信复印下来，在他的一帮朋友中散发，并瞒着我专程去了北京，找到徐德霞老师家中，与其进行了几个小时的长谈，以至徐老师一家都被父亲的文学精神所感动，但对父亲



古怪的行为甚是莫名其妙。他们并不了解，我父亲爱了一辈子文学，却没有发表一篇作品，而他一生的梦想却在儿子身上实现了。

父亲古怪的行为和徐德霞老师的来信犹如遥远的呼唤，喊醒了我血脉里沉睡的文学之种。是上苍的安排吗？我不能回答，然而这却是家族的期望，或许我会有所作为。从此，我的文学创作开始走向自觉。接着我一发而不可收，连续在《儿童文学》、《巨人》、《少年文艺》、《新少年》等杂志上发表小说和童话。在徐老师的大力举荐下，还有幸参加了各种笔会。每次笔会都是一次挚友相聚，一次狂欢，一次精神的加油站。接到通知后，激动得像过年的孩子，几天睡不好觉，会上更是兴奋异常，精彩迭出，也闹出许多笑话。

1992年《儿童文学》黄山笔会，我和张玉清、高巧林、李开杰等人天不亮起床看日出，由于早起天冷，披了宾馆的被子守在松林里，被宾馆罚了款。最令人难忘的是登天都峰，我们兵分两路，一路是年轻人，一路是中年人，严振国老师是年轻人的领队，他有登山经验，自称领头羊，当我们登上黄山极顶天都峰时，面对壮丽美景，禁不住心潮澎湃，竟然发自肺腑地喊出了“儿童文学”这神圣的字眼。“儿童文学——儿童文学——”我们在山顶上大喊着，感动得山风大起，松涛阵阵，许多游客惊呆了，纷纷给我们鼓掌拍照。我们身上印有“儿童文学”字样的鲜红衬衫在云海松涛中更加耀眼夺目，这是《儿童文学》的旗帜，这面旗帜永远属于朝气蓬勃的年轻人。

然而，文学之路并非一直平坦，也有高坡弯道，坑坑洼洼。我不止一次遇到挫折，曾经郁闷、烦躁、焦虑、彷徨，甚至失去自信，无所适从。幸运的是始终得到一批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支持，每一次都挺



自序

了过去。我的另一个动力是小读者，他们的来信和问候为我增添了无穷的力量，为了他们，我不能停下手中的笔。我努力摆脱急切焦躁的情绪，让自己安静下来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不仅读传统名著，而且读国外经典，订阅了《读书》、《世界文学》、《小说月报》、《美术》、《奥秘》、《动物世界》等杂志，用五年时间来了大补课。

无意间，我获得一个机遇，被安排到蒙城县公安局任挂职副局长。我最喜欢《庄子》，羡慕《庄子》缥缈奇诡之意境，穷追十五载，竟不得其门而入，而立之年，突然来到庄子曾经为吏的古漆园做了一个小吏，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？或许是上苍的旨意。我不敢虚度这段时光，于是乎，探古寻幽，遍访名胜，踏着庄子的足迹，抚琴漆园之幽，浪迹濮水之滨，饮庄子所饮之水，食庄子所食之粟，梦庄子所怀之梦，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，浮想联翩，不知吾之梦为庄周欤，庄周之梦为吾欤？

文友来看我，我邀文友漆园举杯，与庄子同饮，虽醉犹醒也。尤其滑稽的是，我作为小吏，级别与庄子相当，庄子为漆园吏时经常没饭吃，我却天天有酒喝。蒙城为吏三年整，两袖清风肚皮肿，醉眼看世皆可笑，独爱古怪和精灵。时常大醉，大醉之时，文思泉涌，汪洋恣肆，若鲲鹏展翅，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尘气，负青云。朦胧之间，醉眼所见，皆精灵古怪，顽皮小人，游戏人生，快乐无比。一晚醉后，睡意渐浓，忽有一小鬼来到床头，持柬邀我去赴土地爷的宴会。一路之上小鬼唠唠叨叨，宴会之中更是妙事横生，我觉得有必要记载下来，以娱世人。于是，便赤身伏案，奋笔疾书。第二天醒来，展纸一看，竟是一篇童话，细读甚是有兴趣，加上一个题目《净神赴宴》就寄给了《儿童

文学》。我的许多童话，如《小小吹面人》、《屋脊上的神仙》、《墙洞储蓄所》等等，就是这样诞生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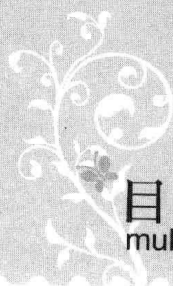
我请人刻了两方戳子“漆园小吏”、“老黑大醉”。世人皆醒我独醉，两袖清风弄文学。庄子有知，作何感想？

蒙城三年，虽忙而乐，收获颇丰，首先在文学创作上，因沾庄子之灵气，重新找到了感觉，作品有了一个质的飞跃；其次对《庄子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不仅在艺术层面上，更重要的是在人生态度上，真正理解了中国文人“进则庙堂，退则江湖”的内在奥妙，确立了“乐观向上，随遇而安，不急不躁，紧走慢跑”的人生态度。

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。我已经过了不惑的年龄，名呀利呀如风过耳，不为所动，也不必为米粮劳神费心，唯一放不下的是文学情结，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，美也好丑也罢，总要进行下去。我不反对文学的游戏精神，但是绝对不支持文学虚无论，对文人的自我放逐、自甘堕落也冷眼相看，不予喝彩。

我的老乡曹丕说过：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必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”我一直赞成这个观点，坚持精品写作。明代公安派领袖袁宏道《序小修诗》云：“天下之物，孤行则必不可无；必不可无，虽欲废焉而不能。雷同则可以不有，可以不有，则虽欲存焉而不能。”我的终极追求就是百代流芳，能否实现这个目标，一看个人努力，二看造化安排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走着瞧罢。

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八日于亳州



目录 mulu

1 自序

小说

3 夏日的河神咬了雪雪脚丫

24 过河听戏

53 拴秧儿

72 老人 苍獾 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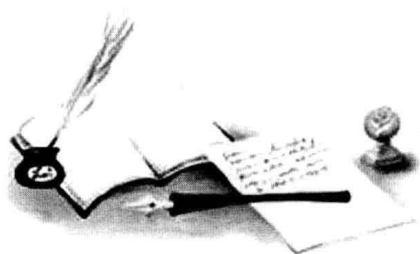
83 牛屎凹漫记

94 满月



童话

140	地丁婆婆
149	净神赴宴
157	小小吹面人
168	王吹猪
179	屋脊上的神仙
187	鼓神认输了
197	跋



Xiaoshuo

小 说





夏日的河神咬了雪雪脚丫

雪雪要下牛屎河。

雪雪要下牛屎河里的牛屎潭。

牛屎凹的妮子们听说雪雪要下牛屎潭，都把眼睛瞪得老大，脸上现出吃惊而不解的表情，唧唧喳喳地嘀咕说：

她是不是疯了！

她不怕河神咬烂脚板呀！

哼，我看她是故意的！

她显美呢，在臭秧秧们面前显美呢！

臭秧秧们围住她转呢，美得像过年娶媳妇似的。

让她美，让他们美，让河神咬烂她的脚板！

.....

十里不同俗，五里改规矩，牛屎凹的规矩，女人是不能下河的，女人下河，河神就发怒，咬烂她的脚板，让她一生一世不能走路，不能再到河边来。

牛屎潭是牛屎河中最水深湍急的窝子，平时连大人们也不敢下，雪雪非要下牛屎潭，这在牛屎凹的妮子们看来雪雪可不就是疯了呢。牛屎凹的





妮子们已经很讨厌这个疯丫头了，打雪雪到牛屎凹那一天，牛屎凹的妮子们就对她看不惯，今天她又要在小秧秧们面前逞强，下什么牛屎潭，实在令妮子们好笑。

我们秧秧们坚决拥护雪雪的决定，我们很高兴雪雪跟我们一起去下牛屎潭，我们一大群秧秧簇拥着雪雪，兴高采烈地朝牛屎潭进发。

我们打妮子们身边走过，妮子们全不做声了。她们撇着嘴，故意将眼神瞟向远处，好像远处有个什么东西把她们的魂揪去了似的，睬也不睬我们。

我们停下来，冲妮子们喊：

走啊，去下牛屎潭！

妮子们不理我们，撇着嘴，眼睛死瞅着远处。

我们大声说：

你们不敢去吧。

去了给你们看老和尚卖瓜！

哈哈——

我们笑起来。

雪雪问妮子们：你们去游泳吗，我们一起去好吗？

妮子们不理她，妮子们说：你去看老和尚卖瓜吧。

妮子们笑起来。

妮子们把脸背过去，把眼睛又瞅向远处了。

现在我要说说雪雪是谁啦。

要说雪雪，先要说雪雪的爸爸妈妈，因为我们是先认识雪雪的爸爸妈妈，后来才认识雪雪的。





雪雪的爸爸是上级派到我们牛屎凹镇子来当镇长的，雪雪的爸爸是农业专家，是来帮助我们养牛的，牛屎凹镇是全国养牛大镇。雪雪的妈妈来送雪雪的爸爸，雪雪的妈妈一眼就喜欢上了我们镇子。

雪雪的妈妈说：哇——好美的一处桃花源啊！

雪雪的妈妈就决定不走了，留了下来，在我们学校里当老师。

雪雪的妈妈姓刘，我们喊她刘老师。刘老师一进校门，我们就预感到今年的夏天肯定与往年的夏天不同了，今年的夏天肯定会出新鲜事儿。

刘老师来我们学校的第一天，我们排队站在校门口欢迎她。刘老师一进校门，我们都感到有点不太对劲儿，我们也说不出哪儿不对劲儿。我们只觉得刘老师站在我们校院里太刺眼，刘老师身上的那股劲头和我们的校园格格不入。

校长说：欢迎刘老师。

我们都跟着傻乎乎地喊：欢迎刘老师！欢迎刘老师！

刘老师仿佛没有听到我们的喊叫，刘老师说：啊——脏兮——脏兮——简直像牛屎——

校长说：我们就是牛屎凹嘛，全国养牛大镇，还能少了这东西。

校长是狗叔，狗叔就是校长。校长在学校里是校长，出了学校门就是狗叔。

刘老师说：啊——脏兮——脏兮，简直像牛屎——

刘老师皱皱鼻子又说：现在开始大扫除！

校长愣了大半天，校长终于明白，刘老师在向他发号施令。校长本想发火，像平时发火时揍我们那样，痛快地把柳条子甩得啪啪响。但校长没发火，校长一双狗眼眯眯笑，头点得像鸡啄米。

校长说：是，是，现在开始大扫除。



校长怕的不是刘老师，校长怕的是镇长，他一个民办老师，镇长一句话，他不但不是校长，老师也当不成，就成牛屎了。

这真是一个英明的决定，我们欢呼雀跃地大扫除。我们扫净教室，擦净桌椅门窗，清除了校院里的一个粪堆，填上了校院里的一个臭水坑。校长又喊来泥瓦匠，按刘老师的指点，整修了教室，改造了厕所，所有的黄泥土墙都刷成白色的，教室桌椅、门窗重新油漆一遍。我们牺牲了三天上课的时间，我们的校园大变样了，白墙黑瓦，小桥流水，树木葱郁，鲜花盛开，我们忽然发现我们的校园原来这么美，简直像幅风景画。我们发现刘老师第一次进校园时的那种感觉也没有了，刘老师不再显得刺眼，刘老师身上的那股劲头不再与我们的校园格格不入了。后来我们知道，刘老师刚进校园时的格格不入就是所谓的鲜花插到了牛屎上，刘老师身上的那股劲头叫气质，刘老师不仅气质好，刘老师还很漂亮。刘老师走在镇子上，全镇汉子的眼睛都发愣，全镇子的娘们儿都惊叫：哎哟娘哎，是天仙下凡了吗？！镇子上的娘们儿嫉妒刘老师，就私下里乱猜：刘老师是镇长的什么人哦，是小老婆罢，现在当官的都兴找小秘，刘老师那种年纪只能是他的小秘哟。其实，他们都是胡扯，刘老师的年纪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年轻，刘老师还有一个和我们一般大小的女儿呢。这是真的，是刘老师亲口说的，刘老师说看到我们就想起了自己的女儿。

刘老师开始给我们上课，刘老师讲课的声音很好听，像电视里演员在唱歌，我们被刘老师的歌声吸引了，听得入了迷，仿佛在看一台精彩的演出。可是刘老讲着讲着突然停了下来，刘老师睁着宋祖英一样迷离的眼睛在教室里扫了一圈又一圈，满脸现出傻帽儿宋丹丹一样迷茫的表情。

刘老师说：你们怎么回事，怎么男孩子坐一堆儿，女孩子坐一堆儿？



刘老师疑问的眼睛在教室里逡巡着，希望有谁告诉她答案，可是我们都静静地坐着，没有谁站起来回答她，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了。我们这地方男生和女生是从来不说说话的，我们都是一个镇子长大的，小时候秧秧们和妮子们在一起反闹，常常疯到半夜，吵得整个镇子不得安宁，可是我们自进学校那天起，秧秧们和妮子们就不说话了，就是门挨门的邻居见了面，头碰得啪叽响谁也不理谁。在学校里男生和男生挤在一堆，女生和女生挤在一堆，中间一条空地界，就连打扫卫生也是各打扫各的一边，谁也不越雷池一步。放学时秧秧们一阵，妮子们一阵，秧秧们打打闹闹，妮子们唧唧喳喳，各乐各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下地干活时，秧秧们放牛，妮子们割草，妮子们的地盘秧秧不插脚，秧秧们的地盘妮子们绕着走，谁也不打搅谁。没有人教我们这样，可我们觉得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大哥哥大姐姐也是这样走过来的，他们在一起长大，姐姐长大了嫁出了村，哥哥大了娶了媳妇，他们好像一辈子没说过几句话，这就是我们牛屎凹的规矩，有啥大惊小怪的呢。

刘老师却觉得奇怪，刘老师问：谁能告诉我答案吗，请举手回答？

教室里依然很平静，没有人举手。

刘老师问：那好吧，让我来回答。

刘老师的答案就是立即打破这种老规矩，刘老师问：现在我们男生女生岔开坐，一张课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，你们可以自由结合，我们现在就开始。

教室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，秧秧们捂嘴哧哧地笑，妮子们趴在课桌上羞红了脸，没有谁主动站出来自由结合。

刘老师问：看来你们还挺顽固，你们不自由结合，我只好拉郎配了。

刘老师开始拉郎配，刘老师指定了第一张课桌，点了李桃花的名，李

